

鄭逸梅著

藝林散葉續編

呂貞白題



艺林散叶续编

附：幽梦新影

郑逸梅著

DD65/01

DD65/01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31129

中华书局



1131129

责任编辑：钱炳寰

艺林散叶续编

郑逸梅著

中华书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·8印张·2插页·190千字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,001—6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1018·1403 定价：1.65元

ISBN 7-101-00192 0/K·84



前 言

我喜欢写些一鳞半爪的小品文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我平素爱读《世说新语》和《幽梦影》，觉得这一类的名作，虽寥寥数语，可是辞藻很隽永；叙述很精炼，以少胜多，耐人玩索，这是非学有深造者不能道一字。我兀是企慕着，奈学步无从，望尘莫及，只得偷乖取巧，着眼在形式上，认为文字越短，越容易成篇，好坏是另一问题。便开始写些鸡毛蒜皮的短文。还受有一个客观影响，其时阅看的《民立报》，附刊有一栏为《东南西北》，《民权报》附刊有一栏为《天花乱坠》，而《小说月报》的篇末，也有一栏为《雨丝风片》，都是些拉拉杂杂的玩意儿。阅看多了，我就效着颺写了些寄给《民权报》。既而该报反帝很激烈，被“洪宪皇帝”所禁止，办报的心不甘服，乃蜕化为《民权素》月刊。我继续为《民权素》写稿，承主编者蒋箸超不弃葑菲，奖掖后进，为我代取一标题为《慧心集》，后来且印成小册子。那么这《慧心集》，可说是《艺林散叶》的先鋒，《艺林散叶》是《慧心集》的后继。

《艺林散叶》于一九八二年刊印问世，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，出乎意料，竟有很多读者纷纷来信，有谬誉为吉光片羽、都是它日的掌故的；也有从这书的线索，获得散佚多时的珍贵文物而来报喜的；也有刊载某某的往事，而某某的后人踵门道谢的；也有编地方志从中解决了疑问的。又香岛老作家高伯雨，在港报上戏撰《散叶》式的短札，称为“仿郑公体”，这是多么有趣啊！复有两位读者，一位是上海方承同志，一位是南昌樊明华同志，他

们不约而同为《散叶》作了索引，《散叶》既未分类，又无标题，做索引谈何容易。他们却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，在一把乱麻中抽出头绪来，才得有此成绩，我是应当向这两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又有我的熟友们，大约出于阿私所好吧，怂恿我撰写续编，同时中华书局方面，也有这个意图，来信订约，这种情况，有如演员登台，演毕下场，观众还在台下拍手，高呼“再来一个”！演员在这热烈气氛之下，当然很高兴再度登场。我也不例外，乘着这股劲儿，晨抄暝写，历经寒暑，续编居然脱稿，体例一如其旧。涉及的面，有金石书画、版本目录、雕刻塑像、诗文辞翰、技工巧匠、才媛名流、戏剧电影、医药气功、饮食烹饪、名胜古迹、花木禽鱼等等，不嫌繁琐，一一收入其中。好比厨子端出一盘大杂拌，具备多种菜肴，来投合各人的嗜好，所谓“莼羹鲈脍多风味，竹叶梨花送酒香”。况我这个厨子，署名中有一梅字，也就得以自诩为鼎梅“妙手”哩。

艺林散叶续编

1 南社诗人周迦陵，谓寺院钟声，有一规例，“急三十六，缓三十六，断续三十六，合成一百零八下”。

2 吕贞白晚年便溺失禁，彼恐命在旦夕，立写遗嘱。既愈废之。未几，又病失禁，重写遗嘱，时废时写，迄未定稿。

3 李可染画师赴日本，观富士山，谓“若以我国西湖比诸美女子，则日本富士山乃美男子也”。

4 宣景琳，本名金林，摄电影，郑正秋为易景琳。

5 严载如每逢元旦、除夕，辄各作一诗，三十余年不辍。又郑质安每年有重九诗，载如必和韵，质安逝世，载如仍每年一首。

6 廖季平为疑古派之一，往往不当疑而疑，谓“屈原无此人，《离骚》乃秦始皇命人所作”。

7 樊樊山善居积，逝世遗现金二万元、股票二万元，其后事，由傅治芑为之料理。诗文稿凡五十一册，由王书衡为之编辑。樊山生前，自谓“晚年多游戏应酬之作，刻稿须甄别”，书衡秉此遗言，而有所去取。

8 沪上有“三八会”之组织，每月逢三、八日举行，诗酒唱酬，引为乐事。提创者，袁伯夔；参加者，陈散原、周今觉、况蕙风、陈筱石、钱冲甫、袁帅南。

9 徐悲鸿绘画，从临摹吴友如人物入手。

10 叶恭綽致其内兄孙慨翁书，有云：“孙伯亮已来过，人极清逸，涉猎甚广，拟与之合辑《清词存目》。”某日，伯亮诣恭綽于懿

园，适夏剑丞在座，恭綽为之介绍，剑丞莞尔曰：“君夹袋中何多少壮而有为之士耶。”

11 凌万顷爱聆音乐，尤喜《子夜曲》之旋律节奏，即以之入画。谓“昔人称诗是有声画，画是无声诗，今则化无声为有声，画中充溢旋律节奏矣”。

12 姚茫父（华）孙女姚伊，偕其婿邓在宽见访，蒙惠贻茫父遗影一帧。茫父居北京城南莲花寺，是影茫父端坐堂上，典籍鼎彝，纷呈左右，盆花又复环绕，即世称弗堂者是。因此茫父有“弗堂老人”之号。

13 姚茫父工书善画，又擅诗文。画家题画，以诗为多，词较少。茫父往往以曲为题，甚至唱辞亦作题材，为画坛创举。其所作《秋草诗》寄托遥深，情致幽妙，一时和者数十家，陈师曾为绘秋草图，人又称茫父为“秋草诗人”。

14 何之硕见示其老友魏经邦所作《从褒斜道谈到石门颂》一文。经邦历尽艰苦，到达其地。石门，在云栈之东，系古代隧道，《石门颂》及《石门铭》均刻在石壁间，石壁高低不平，不易镌刻，且越岁久，历经摩拓，字迹大都漫漶。地属褒城，之硕谓“褒城为出美女之地，周幽王所宠之褒姒，即当地人。历史学家，以民族矛盾发生战事之罪责，推在一个女子身上，深为不平”。

15 刘翰怡之嘉业堂藏书，宋元本让给金坛人朱鸿仪，徐森玉为之介绍也。鸿仪子嘉宾亦嗜书成癖。

16 吴湖帆门人中收藏乃师手迹最多者为董慕节，并编成乃师之画语录。

17 汤寿潜致缪艺风有云，“女婿马耕馥，勤学可喜，是汪容甫、章实斋一流。”马耕馥为马一浮之早名，人鲜知之。

18 彭逊之别署亚东破佛，卒于丙戌秋日，年七十有一。马一浮有《哀彭逊之》一文。我友彭味辛，逊之之子也。

19 郑曼陀在民初为各杂志绘仕女封面，名震一时，某岁忽有海外东坡之谣，曼陀乃刻一印，印文“曼陀不死”，彼与我通问，辄铃之。逝世三十多年，其音容笑貌，犹浮现于我脑幕间。顷由友人邮寄其当时卖画润例单，分油画写真、水彩画写真，定值甚昂，盖不轻易动笔也。《真相画报》社为之收件。《真相画报》，岭南高剑父、奇峰兄弟所办者。

20 潘寄沅藏宋代王著藏砚一，鸛鹄眼多至二十有余，引为无尚佳品，因榜其斋名著砚楼，且有《著砚楼书跋》一书行世。

21 朱大可赠庄铎山诗，有“白茆庵里白头僧”句，白茆庵在嘉兴南湖之滨。嘉兴有东西两南湖，当时朱竹垞《棹歌》“湖东不住住湖西”是也。故宫博物院院长唐兰，嘉兴人，作古后，其子唐复年，访寻其父遗迹，问白茆庵何在，无知之者。最后，始由唐兰幼年同学朱瘦竹导往，则所谓白茆庵，即庄铎山之居舍也。

22 沈曾植有蕉白水坑砚，赋诗刻诸砚匣。

23 张聿光藏有《洪杨举义图》，刘成禺为题。

24 马一浮病，溧阳彭咏辛邮赠二百金。马答一函，谓“此款留为它日墓畔植树之需”。

25 上海杏花楼，以月饼著名。饼匣有画，甚工致，先出于杭稚英手，后出于李慕白手。

26 海宁盐官镇，有天风海涛亭。一九一六年，陈去病伴同孙中山来此观潮，遂改称中山亭。

27 李梅庵有弟筠庵，精鉴赏，富收藏，然不著名。

28 黄仲则诗：“一滩复一滩，一滩高十丈。三百六十滩，新安在天上。”予以为此诗白描出之，节短韵长，饶有民歌风味。顷见《广阳杂记》，载彬谚云：“一滩高一尺，十滩高一丈。仔细思量起，彬州在天上。”始知仲则套取彬谚也。

29 申石伽有一杖，木质而琢成竹节形，柄端雕一蟬，作抱枝静

息状，绝工细。石伽见告，“此乃十年浩劫时所蓄，以寓嚙若寒蝉之意”。

30 秦瘦鸥撰《秋海棠》说部，书页上之秋海棠，唐云手绘也。

31 汤颐琐字伯迟，擅诗古文辞，张元济聘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。张元济与李拔可有所作，常就正之。时沈禹钟亦在商务，更从之为师，深得其启迪。

32 邹梦禅与人论书法，谓“近代如杨见山、张遯先、冯桂芬以及曾农髯、李梅庵、马公愚、王莼农，在当时为普通书家，今则已鲜有及之者，书道日降，可慨也”。

33 周昌枢喜秦汉瓦当及砖文，因用老子语“道在瓦甃”四字，请高式熊、钱君匋各刻一印。又有一印“四明石室”，以所藏金石而言。浩劫后，请柳北野刻“季子平安”印，钐于筒札之末，盖用顾贞观寄吴汉槎金缕曲之首句“季子平安否？”一语。昌枢在昆弟中居季，原字季衡。

34 周昌枢师事沈迈士，藏迈士画之多，无出其右。

35 小瘦阻滞而改道者，在文人中，先后有唐文治、戴禹修、陆澹安、施蛰存。

36 敦煌壁画专家常书鸿，早年曾服务杭州都锦生丝织厂。

37 秋瑾之死，甚易记，时为前清光绪三十三年，秋瑾年三十三岁。

38 秋瑾创《中国女报》，馆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九十一号。刊有吕碧城、徐寄尘之诗文，又陈伯平之妹挽澜女士之小说。

39 谈拳法者，无不知张三丰其人，张为宋代武当丹士。我曾在钱镜塘处见到张之书札一通，行书极洒脱。

40 丁柏岩为閤公后人，藏梁溪女冠韵香所绘花卉扇二，一赠叶恭绰，一自留。

41 王遽常擅章草，曾为郑板桥纪念馆书联：“余事艺三绝，狂

吟月二分。”

42 吴中老画师张星阶，以其姓名横画太多，刻印不易工稳，乃改星阶为辛稼。

43 南京戴传纲，喜集藏名人信封，数以千计。到处搜罗，乐此不疲。

44 叶圣陶午年生，子至善亦午年生，孙亦午年生，取名三午。

45 予偶论画，谓“创新者是先天下之画而画，继承者是后天下之画而画”。

46 世界冠军乒乓选手曹燕华，学书于潘勤孟。

47 赵景深夫妇，曾合演《长生殿》于上海复旦大学，有赵家班之称。

48 陈巨来侄女陈贞馥，从陈佩秋学画，可以乱真。

49 刘成禺藏有清代朝考殿试试卷二十余大柜，吴郁生侍郎就之觅得其先人试卷。

50 钱瘦铁学艺于汉贞阁碑帖店，该店在吴中护龙街大井巷口，其师为唐伯谦。

51 唐弢读书沪北华童公学，学名端义。

52 南社王海帆与李叔同同应浙江乡试，王长于李三十二岁，榜发，王及第，李书扇赠之。

53 沈剑知傲慢成性，有请之写条幅者，彼展纸抚摩一过云：“纸太劣，恐有损我之佳笔。”拒绝不书。

54 地理学家葛绥成，自十二岁起写日记，直至七十岁，未间断，惜于浩劫中被毁。

55 熊十力应聘复旦大学，提出要求，只接触教授，不接触学生。

56 朱传茗擅吹笛，一日，程砚秋在许源来家作客，清唱《渔家乐藏舟》一曲，由朱传茗吹笛，传为胜事。

57 王培荪喜啖柚子，每岁柚子熟时，室中累累皆是，乃门生故旧知其所好而馈赠者。

58 黄宾虹有沈三白花卉一帧。

59 于右任每餐必备锅块与炒蛋。

60 杨树达体魁梧，仪表俨然，为任何教授所不及。

61 吴湖帆为陈巨来绘安持精舍图横幅，甚精工。巨来抄家时被掠去，流至台北，张大千见而购之，辗转寄归巨来。

62 仁和高邕之，榜其斋为“绝景穷居”。

63 嘉兴沈曾植住宅将拆毁，陈从周适至南湖，乃劝阻之，并请王遽常书“寐叟故居”四字立石，遂得保留。

64 况蕙风与袁寒云本不相识，当时有一术士杨好占，湖南辰州人，能以祝由科为人治病。适况、袁二人同患鼻菌，请杨施术，相遇一见如故，遂得订交。当时杨好古不受诊金，求二人在报上为之吹嘘。况先袁卒，袁挽以联云：“比梦窗白石，老宿成家，尽低唱浅斟，一代词人千古在；溯沅尹缶庐，殷勤共话，枪子楼清夜，十年江国几回还。”

65 李苦禅逝世于一九八三年夏，年八十六。生平爱白荷，灵前即以白荷为供。

66 康有为最钟爱其幼女同俛。据云：康妻何旃理梦遭火灾而诞生，因以俛名，同字乃肇行也。本拟许配王遽常，遽常以齐大非偶婉谢。同俛不幸于一九二八年在沪西愚园路家门口，被一汽车所撞，车端一尖锐针状物，猛刺胸间，死状甚惨。时年只十八。

67 邓散木晚境坎坷，有句云：“土贱惟余鬼唱酬。”

68 濮一乘治佛学，别署幻观居士。

69 张伯驹似村农，郑午昌类店伙，人不可以貌相有如此。

70 周瘦鹃喜孩童，又喜老人，谓“孩童之喜，喜其天真，老人之喜，喜其慈祥”。

71 胡克明善扎灯彩，有灯王之号。年逾九十，犹能别出心裁，巧制兽灯，与其子所制之人物灯，同见诸荧光屏。

72 黄公度之人境庐，在广东梅县，今尚有遗址，如息亭、五步楼、无壁楼、十步阁、七字廊、卧虹榭等，但已圯败不堪，兹正在修复中。公度当时有自撰联：“万象函归方丈室，四围环列自家山。”又：“有三分水，四分竹，添七分明月；从五步楼，十步阁，望百步长江。”无壁楼有南武山人所书联：“陆沉欲借舟权住；天问翻无壁受呵。”

73 戴望舒初署梦鸥，在杭州组织兰社，与吴中之星社通声气。此后，望舒从事新诗，以《雨巷》一诗著名，人称之为“雨巷诗人”。

74 周棣迦耳失聪，与人相晤，辄作笔谈，甚至有人持笔书空，彼亦领会。

75 红岩烈士许云峰之兄许瘦峰，能书画篆刻，与梁溪孙伯亮比邻居。我年九十，伯亮特请瘦峰手刻二印，作为寿礼，一白文“逸梅九十以后翰墨”，一朱文“补白大王长寿翁”，刀法章法，均饶古致。我居沪西长寿路，尤为切合。

76 南社成立于吴中虎丘，陈巢南为发起人之一。巢南捐馆，即埋骨虎丘之麓。经十年浩劫，墓尚保留，惜未整修，行人过此，绝少注意。

77 芜湖铁画艺师储炎庆，卒于一九七四年。储曾与王石岑合作巨幅铁画迎客松，悬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。石岑为黄君璧弟子，画稿即出君璧手。

78 柳亚子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所作诗，倾向左翼作家，因名其诗稿为《左袒集》，多忌讳，未能刊行，曾录成一本，寄钱杏村。

79 范烟桥一度别开生面，撰连续性之短篇小说若干篇，每篇各自起迄，在形式上各自独立，而书中主人翁却始终为一人。

80 白蕉擅画墨兰，极雅韵，且作绝句题其上，亦清逸有致：“二

月春风起睡仙，乾坤无恙酒杯圆。偶然挥洒何须诉，管领清芬五百年。”

81 李大钊被难，京中人士举行公祭与游行，杨杏佛撰一挽联，张诸游行队伍最前列，引人注目。联云：“南陈（指陈仲甫）已囚，空教前贤笑后死；北李犹在，那用吾辈哭先生。”

82 程千帆教授，为宁乡程颂万之从孙。颂万别署十发老人，与当代画家程十发同署，均取义《说文》“十发为一程”，乃数量名也。

83 明代李日华画松，既成，长髯扫汗，有题云：“髯翁写松髯扫墨，翁髯髯松一时黑。”闻张大千亦有此情状。

84 杭州篆刻名家韩登安，晚年体弱畏寒，一涉冬令，即终日卧床，自称“冬眠”。丙辰仲春二十二日病逝，年七十有二。

85 江阴祝丹卿，为陶社祭酒。事母孝，曾伴母游西湖，揽三潭印月之胜，其母恋恋不忍去。逾年，丹卿在家乡筑怡园，爱仿三潭印月为怡春阁以娱母。

86 宝山蒋剑人妻灵石，能诗，有句云：“红绣相思绿绣愁。”又云：“芳草碧如此，落花红奈何。”为时传诵。

87 郑正秋师事庄乘黄。庄擅诗文笔札，曩年《新闻报》附刊，颇多其作品。

88 高野侯擅画梅，亦善治印，徐花农、陈仲恕深喜之，野侯刻以贻赠。

89 鄞人朱复戡，由其太岳丈张让三（美翊）之介，拜吴昌硕为师，刻印造诣甚高，但极自负。昌硕下世，乃谓陈巨来：“印坛属于鄞人矣。鄞人以赵叔孺为第一，我次之。”及叔孺下世，又谓巨来：“君在印坛，当升为第二位。”盖以第一人自居也。巨来不服气，嗤之。

90 任伯年为虚谷和尚画像，肃穆中具有神态，是年为虚谷六

十五岁。像后归高邕之，最后归高络园。

91 汪旭初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时埭交甚稔。闽地有杂志《天声》，请旭初题签。旭初固擅书法，援笔立就。林氏见之，不以为然，谓“书无生气，不如我书之龙跳虎跃也”。乃书以易之，旭初为之心折。

92 蒋吟秋擅书，子伯康治医，不能书，孙大新却传乃祖衣钵。

93 钱瘦铁夫人韩秀，从吴昌硕学书，昌硕为之取字步伊，励其学习伊秉绶也。

94 狄平子评张丹斧诗，“雅近温飞卿”。我却认为瓣香韦应物。

95 沈若婴工书，但五十岁后，不书摺扇，谢玉岑强之，乃为之破例。及书成，而玉岑已下世。若婴挽以诗云：“疏慵结习浑难破，已觉多情愧古人。”

96 薛次申与陈伯严为诗友。次申临卒，以萧尺木书画卷子赠伯严，谓“睹此卷如睹我”。

97 吴野洲谓“画能不设色似有色，设色如无色，始为高手”。

98 我不能书，有坚求者则请胡蔗翁或高铨代笔。为我亲笔写者，有《清娱漫笔》封面，字迹稚拙，再版时乃易去。

99 陈兼与少时在北京，与郭枫谷（则豫）书法齐名。陈戮庵、郭春榆二老七十寿辰，同乡及门生上寿之文，皆二人手笔。枫谷书小唐碑，兼与书北魏体，举座赞美。时枫谷年甫三十，兼与方廿五六也。

100 林宰平留心古今学人年谱，生前收藏达三百多种，全部捐献科学图书馆。

101 梁众异任伪职，一再拉拢陈伯冶（兆熔）为参事。伯冶往，不参政事，但专为众异注《爰居阁诗》，极为详审。注既成，即托上海某印刷所排印，曾打样本一部，后以工价未付清，竟拆版了之。样

本在伯治处，未知今犹存在与否也。

102 林仲枢任商务印书馆编辑，撰有《读书录》一卷，“八一三”之役，涵芬楼被焚，此稿被毁。晚年著《群经食谱》、《姓氏考》等书，稿不知下落。

103 沈剑知有闲章三，一“文肅二十四曾孙”，一“三度出军”，一“三娱花鸟孙”。

104 李苏堂死后，遗物凌乱，无人处理，糜耕云独取友朋书札，贴成数册，曰：《苏堂友人诗翰》，谢稚柳为题签，保存旧作不少。

105 瞿蜕园与尹石公甚熟稔，曾告人，当顾维钧为国务总理时，蜕园任秘书长，时北政府度支竭蹶，不能按期发给薪资，石公为学界索薪团代表，向国务院请愿。

106 闽中耆宿方策六（兆璠）与林仲枢（志烜）少同书院，同留学日本，同官京师。策六清壬寅科举人，甲辰科进士。仲枢癸卯科举解元，甲辰科进士，入翰林，两人文章意气极相得。迁都南京后，仲枢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。策六仍居北京，任大学教授。乙酉日本投降，乃南下就养，两人又会合。欢聚之余，遂多吟咏，陈声聪为录一卷，名《翦水吟》，不幸于文革中失之。策六著有《五朝阙史》，都数十万言，记清道、咸、同、光、宣五朝遗闻轶事，由林宰平托范文澜交中华书局出版。“文革”起，停止未付印。陈声聪，为策六女婿，致函中华索稿，得覆云：“经调查，此稿曾经郑天挺阅过交还，现在有目无书。”盖散失矣。

107 陈伯治诗人，在极左思潮中被系入狱。开释后，去苏州依其亲戚以居，著《拙政园志》。不时来上海访书，一日，赴上海图书馆，以血压过高，猝倒于馆之二楼，手中尚挟书册也。陈兼与感逝诗有云：“死去身应化蠹鱼，连年征录太勤渠。苏台来往无多地，不访亲朋但访书。”钱仲萼和兼与诗，亦有及伯治云：“陈园花为赵亭开，冠盖同深一网哀。日落吴山风又至，独来俯仰旧池台。”赵亭

者，伯冶别署也。

108 某岁，上海博物馆举行古画展，陈兼与约女画家周炼霞同往参观。在稠人中，有一人独指兼与，谓人曰：“此老目光与众殊异，此寿征也，可活百龄。”翌年，兼与八十，炼霞作洞仙歌一阙为寿，中有“邂逅扁卢言，指点双瞳，青炯炯，光如蓝玉”，即指此而言。

109 陈定山论画，谓“画盛于宋，精于元，大于明，工于清”。

110 陈莲涛善画猫，自号猫痴。家中蓄猫数十头，时常与猫嬉戏，以察观猫之动态。绘有百猫百卉图，猫各具神态，卉各有名目。

111 为上海商务印书馆首创中文打字机之周厚坤，字朋西，无锡人。为汉冶萍总公司总经理夏地山之女婿，毕业交通大学，即任汉冶萍技术科长。后进商务印书馆。

112 《南社丛谈》涉及皖人陈盛芳修理红拂墓。李为扬见告，盛芳为安源大罢工调停人之一。李立三到安源，即盛芳所介绍，其时立山名隆郢。盛芳乃土木工程司，独资建醴陵淶江桥，桥柱上有人为刻一对联：“盛事好题桥柱纪，芳声长在淶江流。”

113 苏州状元陆润庠，娶妻无子，如夫人生一子二女，子麟仲能唱京剧，喜冶游，遗存书籍，悉为来青阁杨寿祺所有。中有南宋余仁仲所刻《礼记注疏》甚精，寿祺影印流传。润庠先世皆行医，其祖有《思朴斋医书》行世。

114 探花邹福保之子，性躁急，福保以百耐为字。中年游幕，既倦回苏，与屈伯刚合资设一书铺。后两人发生齟齬，百耐即在所居塔倪巷门前独设一肆，名百拥楼，以家藏书为基础。当时护龙街为旧书铺荟集之地，塔倪巷近护龙街也。停业后来沪，入文史馆，旋即中风去世，年六十有三。

115 许博明名厚基，世代经商，家饶资财。博明幼孤，苏人以不读书讯之，遂发奋大购图书，耗资十七八万元，所购号称宋元明清善本。其藏书室署曰怀辛斋，以志其母氏抚养辛劳也。又有申

申阁，盖彼夫妇均中年生。博明以藏书故，得识傅沅叔、缪荃孙，时以所购图书请审阅。傅、缪固版本专家，知所得宋元本，大都骏骨也。及天一阁书散出，博明购得若干明本方志，为难得之佳品。抗战时避难昆明，复赴重庆，其所藏闻归中央研究院。龙云亦得一部分。其家中所存者，尚多明清钞校善本。胜利后，戴亮吉（正诚）以一万数千关金券得之。亮吉，蜀人，解放时赴台湾，书归重庆图书馆。亮吉为郑大鹤女婿。

116 钱基博曾参江西提法使陶大均幕府。后任光华大学教授，其所著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，乃执教时之讲义。

117 洋菜为暑令食品。陈栩园谓是物原名寒琼脂，殊隽雅。

118 曾见李梅庵书联：“岂能尽如人意；但求无愧于心。”可作格言读。

119 海上漱石生，为孙玉声之别署，撰有数联，既通俗，又饶意味。如云：“谦到十分防有诈；让人一步不为愚。”又：“蝶为才子化身，活泼飞来又飞去；花是美人小影，娇憨宜惜不宜攀。”又：“冰天雪地，冷则冷矣，却能历练精神；酒海花城，豪则豪矣，最易消磨志气。”

120 王涤斋（源瀚），老而诗兴不衰，感时伤乱，成《落叶诗》七律十二章。谷九峰称之为“民国以来诗史”，且为之索隐，附诸各章之末。

121 丹徒尹硕公，精鉴赏，治史学，晚年事吟咏，有一印，“尹硕公七十以后学诗”。

122 于右任与其夫人不融洽，往往与客谈笑风生，夫人一出，立即易容，有凛若冰霜之概。

123 易培基（寅邨）自云：“吾未尝远游外国，亦未毕业学堂，专以土货而忝高位。”

124 沙孟海擅书，其夫人包稚颐亦擅书，人以沈尹默与褚保权